■ 史良高

大别山深处的岳西，一个曾经多年的贫困县，如今，许多山乡已成了如诗如画的最美山乡。在毛尖山乡板舍村随意走走，水泥路面上几乎看不到一个烟头、一片纸屑、一只塑料袋，更没有乱窜的鸡鸭，散养的猪羊。一切都处于静谧安然的环境之中，连飞翔的鸟儿都刻意恪守这里的安宁与和谐。

这里的屋宇依山而建，白墙，黛瓦，鳞次栉比，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洋房别墅，山民们享受着比城里人更宽敞更自由的幸福空间。拱桥雄踞，绿阴环抱，翠篁掩映，澄碧的山溪汇成小河穿村而过。

这里是天然的氧吧，空气清新。时过夏至时，这里都不需用扇子，也没有蚊子，床上不但不用垫席子，晚上盖床薄被还嫌冷。我在北窗敲着键盘，美丽的蝴蝶与蜜蜂就在我的身边舞蹈，时不时地，就有一只天牛或纺织娘飞到窗台和我打招呼。

我的农民兄弟姐妹每天去蔬菜基地上班，每月和城里人一样领取薪水。他们每天在菜地里锄草，除虫，浇水，采摘新鲜的四季豆、辣椒、茄子、瓠子等等，下午集中装进印有“高山蔬菜”的一个个纸箱，连夜运往杭州、上海，城市的居民第二天一早就能享受这些不施农药与化肥的无公害蔬菜。

山里人至今依然保持着淳朴好客的民俗乡风，出门不用上锁，钥匙就搁在门外的某个固定位置。随便走到哪一家门前，主人都会搬过竹椅让你坐坐，问你喝茶啵。出门问道，他会带着你走，一直把你送出好远好远。

早晨下起小雨，听说附近蜈蚣崖风景不错，有人提出去看看，问山民，说大概有五里地。于是一行六人就出发了。沿着公路步行三四里，再转一道坡，翻过一座小山，蜈蚣崖却连影子也没有。树林里楼房若隐若现，可走到门前，不是铁将军把门，就是敞开大门唱空城计，屋里的主人都上山劳作了。也有装潢一新的双层小楼，掩映于翠竹丛中，塑钢玻璃窗上贴着鲜红的喜字，可屋顶的太阳能却用厚厚的物什罩了。不用说，小两口外出打工了。不过，这样的人家很少。

山路难行，口干心焦。眼尖的，就发现路旁瓜架上吊着的一根根黄瓜。那黄瓜，自然不是超市里的品种，本色，圆润，在雨后的清晨，青翠欲滴，一看就让人垂涎。有人便扯着嗓门喊，有人吗，买黄瓜喽！一位妇女端着饭碗笑嘻嘻地走来，说，地里长的，想吃，摘就是！大家谢过，每人摘一条。有人忍不住，又多摘了。觉得过意不去，丢下几枚硬币扭头就走。才几步，就被女主人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追来，硬是将钱塞回那人包里。

终于没有见到蜈蚣崖。归途中问路人蜈蚣崖究竟多远，说还有3里路。大家笑了。这山路的确长了点，可山里人质朴，不会捉弄人，一定是我们自己在山道上走岔了。

岳西的板舍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加工工艺的诞生地，产品远销海内外。那天上午，我想去参观桑皮纸加工作坊。山道迷蒙，走着走着，就辨不清方向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满头银丝刚从地里摘菜回来的老奶奶，老奶奶牵着孙子，撵着小花狗，操着方言详细地为我们指路。等我们走出好远，忽然听到头顶上方的山上有人在喊。老人不放心，怕我们误入岔路，又牵着孙子，带着小花狗，赶了好远路，站在一道山崖上对着我们招手，大声地呼喊。原来，前面又面临一段岔道。

从桑皮纸作坊归来，爬了好长山路，同行的一个人突然发现照相时将折叠伞落下了，回去吧，路长且陡。正在犹豫，地里侍弄茯苓的一位山民听说，马上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说，等一下就会有人送来，别急！怎么好意思麻烦人家呢？虽然一路汗流浃背，我还是陪他一起掉头上山了，可没走多远，一个小男孩就匆匆地将雨伞送了过来。

与一位在院子里择菜的妇女闲聊，羡慕板舍人家家都有三四百平方米的洋房别墅。她有些自豪：“过去说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早就超过了那时候。总算是赶上了好时光！二十年前，家家土坯草屋，男男女女赤脚草鞋，从田上埂爬到田下埂，饭还没得吃。我当年坐月子，婆婆端个葫芦瓢四处找人借米。想想，现在都还觉得寒心。”

在这个自然村，残疾孤寡老人都进了敬老院，过着悠闲的晚年生活。为防走失，每个老人手上都佩戴一支特殊手表，表膛里有院长刘磊的手机号。这个川藏线的退伍兵，掏光了退伍经费和自己打工开车积攒的钱，用来做慈善，建起了留守儿童服务中心、春苗书屋。许多人说他傻，他说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砖加瓦，我无怨无悔。

在大别山深处的板舍，我很想听听老百姓对新农村的理解。老储，这位年过古稀看起来却顶多50岁的老人回答得相当朴素，他说生活好了，农民的观念变了，天天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了。过去，日子艰难，活着觉得没意思，现在都希望多活几年。过去剩饭剩菜，馊了，热热再吃，现在隔餐的饭菜都喂猪喂鸡了。在超市买食品，还要看看是不是纯天然的，看看是不是有益于健康。

村子里的夜晚，现代化的太阳能路灯明晃晃的。广场上华灯齐放，三五成群的男女老少在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，跳广场舞的中青年妇女把曼妙的舞姿扭得神采飞扬。所到之处，满目是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，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和激动。

距村庄不远，就是一座烈士陵园，那里长眠着为共和国献身的英雄。大别山的美好山乡，曾经流过他们的鲜血。足以告慰墓园英烈的是，他们的血没有白流！

信仰之光

“滤镜依赖症”背后是审美走偏

■ 刘振

镜头拍摄越来越清晰，屏幕分辨率越来越高，演员的脸却越来越模糊——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悖论正在发生着。

近来不少观众吐槽有些电视剧因为滤镜使用太多，以致五官模糊看不清人脸，自以为完美无瑕却失去了自然本真。滤镜的使用，本是掩盖演员面部瑕疵、追求视觉美感以及营造氛围的需要，是电视剧摄制时精益求精的表现。但凡事过犹不及。如今有些电视剧仿佛患上了“滤镜依赖症”，层层美化之下，人人都肤白透亮，年轻人脸上没有青春痘，老年人脸上没有皱纹，下颌线和脖子分不清界限，衣服没有纹理和质感，背景花花绿绿糊成一团。光影不再，画面失真，“美”得脱离现实，虚浮缥缈，被观众吐槽“亮瞎了眼睛”。

滤镜遮盖了演员真实的皮肤状态，也遮盖了原本丰富的面部微表情。充满戏剧张力的微表情是演员演绎情绪情感的重要技巧，“头发丝里都是戏”形容的正是那些全身心沉浸在戏里，善于通过细节来增强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戏骨们。反观那些滤镜过度使用的电视剧，演员五官模糊不清，微表情全无用武之地，“面瘫式演技”应运而生。无论什么场景都是一副表情，仅靠一张颜值爆表的脸吸引观众，美则美矣，毫无灵魂。

“滤镜依赖症”背后是审美观的走偏。在有些人看来，真实的面容、岁月的痕迹因为不够完美而成了“原罪”，使用滤镜是制造“完美角色”的必须。的确，滤镜让演员的脸看上去毫无瑕疵，但也让观众对美的标准更加严苛，“镜头焦虑”“容貌焦虑”几乎成为演员的普遍心态，进一步加剧了滤镜的使用。为了镜头之美而诞生的滤镜技术，成了审美异化的催化剂。说到底，罪不在滤镜，而是有些影视创作者对文艺之美、生活之美、真实之美缺乏更深入的认知，创作和表演浮于表面、盲目跟风、流量至上的结果。

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们的思想产生共鸣、心灵经受洗礼，让人们发现生活之美、心灵之美、思想之美，而绝不仅仅是容貌之美、化妆之美、物质之美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在真善美这一文艺永恒价值的判定上，人们并没有根本变化。网友推崇30年前的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“不靠整容，不靠滤镜，演员演得投入，导演靠着自然的光线就拍出了唯美的作品”。年轻人爱追老剧，正因为老剧里有精益求精的态度、耐人咀嚼的故事。今年播出的《觉醒年代》《山海情》没有滤镜加持，剧中满脸血痕的陈延年、一身黄沙的李水花依然打动人心，信仰的力量、精神的丰富更是多少层滤镜都不可能达到的。

创作者应戒除“滤镜依赖症”。滤镜的合理运用是给作品锦上添花，靠着滤镜制造的“伪精致”不可能“包打天下”。归根到底，要坚守文艺正道和审美品位，演员不能不谋演技只磨皮，而要靠硬功夫、真本事演绎角色、塑造形象。尊重现实生活，尊重艺术创作规律，以走心创作推出血肉丰满的作品，这其中，如何恰如其分地使用滤镜，值得创作者们深思。

振钟 ZHEN ZHONG

听听那鸟语

■ 孙仁歌

年年冬去春来、日暖花开，似乎都是天象运行法则，花开花落，此消彼长，早已习以为常。

自从移居合肥与匡河为邻，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。尤其是今年春天，我一度疲劳的听觉也意外地被改善，这就是我一次次移步匡河看景、听景的体验，实在是掩不住的心花怒放。一阵阵热烈的鸟语唤声激起了一腔诗意美感，似乎连诗的语言也难以倾述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情，真乃妙不可言！

这声声鸟语于我，实在美不胜收。这不容置疑的阵阵鸟语，声音各异，或尖利清脆如长笛，或浑厚如萧呜呜然，或稀疏、或密集，或一鸟独唱、或群鸟协奏，如此种种。每每移步匡河，便迎八面来风，四面鸟语杂弹，每每都让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那首爱怜弱鸟的诗：“谁道群生性命微，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是啊，循声匡河北岸密密的树木花丛之中声声鸟啼，于我实在是如获天籁一般，不禁心飞神远，不是诗人也难耐诗意撩人。

细观匡河北岸一片片树木花丛，望眼欲穿，无不渴望能捕捉到每一种声音的出处。冬去春来，每日早晚漫步于匡河南岸，鸟语不绝于耳，为匡河添了几分神韵。

虽自以为是白云野鹤，却也不得不去重温陶潜的那首千古绝唱《结庐在人境》。一句“飞鸟相与还”，细细读来，生命深处宛若蓦然间冒出那一片树林。树是回家的方向，鸟语就如同挂在家门口的风铃，一路为我指引通向内心的宁静。

自今年春天起，一切似乎就是伴着鸟语而来。移步匡河，路过怀宁路松阴掩映的一座桥，就可见匡河东西两头，未及步入匡河南岸，便可以隐隐约约听到各种鸟语争鸣的盛况。耳边，除了鸟语还是鸟语，鸟语之外，再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声音。

听听那鸟语，叽叽喳喳，此起彼伏。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只要觉得好听就行。凡是有鸟叫的地方，就有花香，有树绿。鸟语花香，已然就是一幅绝美的画。滔滔鸟语声声醉人，这全长约14公里的匡河，于是也就是成了一首起起伏伏的感人长诗。

塔川田园居 解光文 摄

豆荚摇铃

■ 凌泽泉

从密密匝匝的豆秸地里闪身穿过的轻风，顺手触碰了一下裹着金黄盛装的豆荚，满地里便摇响了清脆悦耳的铃声。这一串串铃声漫过田埂，一会儿跳进花生地，喊醒沉睡于泥土中的麻衣花生，一会儿又踏入稻田，站到闪着金光的稻芒之上，贪婪地吮吸着稻谷的芬芳。

铃声向来就很神圣，犹记儿时上学，村小的那只铜铃，就挂在校门左边的那一树老榆树上。每天，火红的太阳刚爬到一竹竿高，戴着厚瓶底般眼镜的老校长便来到树下，扯着那根粗壮的绳儿，挥动右臂来回摇动，就在这大幅度的摆动中，铜铃清越地响了起来。村小的铃声越过镂空的围墙，穿过密匝的枝柯，掠过清脆的禾苗，蹚过潺潺而去的河水，喊醒了村庄，也惊动了在田野里乱窜的风。

听到铃声，孩子们收紧脚步，扔下刚刚捉来的彩蝶，一路小跑着向校园疾赶。

铜铃一敲，方圆几里外都能清晰地听到那脆生生的铃声，铃声就像一把顺齿的梭子，将周围的村庄的日子梳理得井井有条，也让农家的一日三餐节奏分明。

想那露水嚷嚷的清早，铃声初起，农人荷锄扶犁开始忙碌，播种、施肥、灌溉、除草、收割。每一件农事都是有铃声揿动了开关，从村小的铃声中，分明能感知到节气的气息和农时的脚步。

伺候了大半辈子土地的母亲一直笃信，铃声偏爱旱地，尤其喜欢到缺水的坡地、岗头驻足、逗留。趁个响，晴日，母亲取出头年留下的豆种，用布袋提到地头，在腰间围上那条黑色的围兜，将围兜的两个下脚翻上来，扎在腰带上，刚好围成了一个布袋，用来盛豆种。东边的那块田地，预备种黄豆，西边的那块地，预备种绿豆，至于红豆，就点在山脚下的那个斜坡里。母亲左手提锹，在地里猛扎出一道口子，右手探进布袋，摸出几粒豆种，让其从五指并拢围成的小小漏斗里蹦下地，不偏不倚地滑入锹缝里，这就算是给豆种安了个家。

点豆的那天，村小的铃声响得很清脆，躺在泥缝里的豆种和正准备从布兜里落下的豆种都仄着耳朵，听得真真切切。

那声音清脆地滚过它们的身边。轻轻敲打着豆种们柔顺的外壳，甚至于还滑过它们的心田。豆种们很是振奋，它们万没想到，人间还有如此动听的音乐来陪伴它们去履行生命赋予的神圣使命。

一粒粒豆种在缺水的土壤里，艰难地挪了挪身子，就着从天而降的夜露，耳畔又回想起白昼里飞来的铃声，猛然间一抖擞精神，哗啦一下，顶开头顶的泥土，一株赭黄的嫩芽拱破泥土的阻拦，赫然睁开好奇的大眼，四下找寻铃声的来处。

从此，株株幼苗可以张开枝叶，尽情呼吸，尽情享受日沐月浴，而节拍鲜明的村小铃声，每每成了紧追慢赶的响亮号角。

豆花初绽枝柯的时候，风钻不进茂密的豆苗地，只有嗡嗡的蜜蜂一会儿从这朵花蕊掠过，一会儿又从那朵花蕊吻过，而穿着花裙的蝴蝶则喜欢在花瓣上兴奋地踩着高跷、打着秋千，甚至还扭臀叉腰卖弄风。这些不关风月的小动作，每每都在菜地里上演，而豆花儿却不为所动。该缤纷就缤纷，该收身就收身，一枚枚扁身材的豆荚，以一枚枚瘦腰身豆荚，就这样默默地依附在秸秆之上，哪管它周遭草木乱动。

终于盼来了，先来的是一场骤雨，恶狠狠地赶走了疯狂的夏之热浪，接着一阵阵带着久别凉意的风，悄悄钻进土地，给每一株豆秧和每一只豆荚，都送上了一杯清凉的茶水，然后偷偷地摸了一下毛茸茸的豆荚，只觉手心有了饱胀的感觉，顿时一股十月怀胎的喜悦传遍了山冈村落。

秋风的手向来能点石成金。这不，它只轻拂了一下梧桐的枝头，便揿开了叶脉的机关，满树的叶儿被染得一片金黄。它又穿过乌桕的枝叶间，满树便举起了火红的旗帜。它只是钻进遍野的豆地，满地就披上了金黄的地毯，就连那一只只饱满的豆粒，也模仿起村小的铜铃，在赭黄的豆壳里摇动着圆滚滚的身体，发出哗哗的铃声。

哗啦啦，哗啦啦。就在豆荚的摇铃声里，稻菽翻起了层层金黄的细浪，芦苇抽出了雪白的微穗缨，野蒿吐出了云朵般的飞絮，山林染上了金黄的色泽。

这岂止是豆荚在摇铃，这更是秋风在摇铃。清越的铃声飞越田间地头，急迫地催促着山芋收浆、南瓜赭黄、花生出土、瓜果飘香，焦急地呼唤着农人快下田地，去采摘、去挖取、去收割，去张开热情的怀抱，去拥抱丰腴之秋。

秋风摇铃，豆荚呼应。一粒粒不起眼的成熟的豆粒，兴奋地敲击着金黄色豆壳，奏响了惊天动地的秋之骊歌。在悦耳的铃声中，田野泛起金光，山林色彩斑斓。

砀山梨与梨花

■ 胡竹峰

砀山梨好吃，人却只是吃，并不去看。每年砀山梨花开时，远近不知道多少人去看花，簇拥纷纷，多如繁枝，像是赴一场盛宴。树下有酒有茶，有饭有食，有说有笑。

小时候不喜欢梨花一味白，觉得它没有桃花、杜鹃、蔷薇、美人蕉红得可人红得喜气。

梨花开得早，每每春行，其他的花尚未开，在野外走了一天，蓦然发现远处一树梨花。有些花盛开了，五片花瓣怒放，中间一簇细如发丝的花蕊。有些花含着苞，稍微含蓄一些，饱满得快要胀开。有些花还是圆溜溜的花骨朵，小小的、圆圆的，如同一颗颗珍珠。日暮天低，晚风轻抚花枝，人俯身看花，不禁看得痴了。

梨花只是白，花瓣并不大。玉兰花也白，花骨朵却很大，大概玉兰树多生得高大的缘故，故其花之白有些憨态，白得无邪，白得无辜，白得无力，一点风雨也禁不住，三两颗雨点就让它七零八落，残了一地，像摔碎一桌瓷器，令人忍不住惋惜。相形之下，梨花耐得住风雨，甚至风雨中看来更有韵味，隐隐有美玉的色泽光华。

有年在砀山，恰逢雨天。一树树梨花白，远远看来，陡增一阵寒意。庭院里那棵干瘦的梨树，挂着晶莹的雨滴，如此俏丽如此静雅，格外楚楚动人。非怪白居易《长恨歌》写离别，说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。雨中梨花有种茫然，虽然也白得无邪，但其中有思，多了诗意。

梨花总让我想起诗，晏殊的诗：

“油壁香车不再逢，峡云无迹任西东。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几日寂寥伤酒后，一番萧瑟禁烟中。鱼书欲寄何由达，水远山长处处同。”

从分离写起，回忆过去，无限思念和惆怅。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一句，极幽雅，令人荡漾在温柔风里。可惜美人的油壁香车不能再见，往事如云四散，寒食禁烟时节，更添无尽萧索。水远山长，音书难寄，令人寂寥情伤。

寒食落雨，梨花泛白，人容易伤感。文士如此，武夫也如此。南宋人张炎浪迹江湖，想到修禊卖饧的故家风俗，只能在梦中相见。折下柳枝，以为能解思乡之愁，燕子徘徊，落落梨花雨一枝，越发触动愁肠。

书家给人题字，好题梅花心事，或题梅心事，寓意清雅脱俗。梅花有心事吗？梅花的心事只在村落田野小院，是隐士的心事、清淡的心事、冷逸的心事。我总觉得梨花才是装了一肚子心事。

都说梨花似雪，其实槐花才像雪，厚墩墩开在树上，白得耀眼。槐花有种素面朝天的白，白得宁静，白得妩媚，白得浅薄，有些俗气。白得宁静白得妩媚都不稀奇，稀奇的是白得热闹。梨花也白得热闹，但梨花热闹难掩寂寞，更有独特的格调。

有人说梨花的花瓣是月亮做的。月逊梨花三分白，梨花输月一幽情。

盛开的梨花像身披缟素，这么说不吉祥。或许梨花白有悼亡之意，更有追忆逝水年华的老成。梨树枝杈极多，模样并不俊俏，初挂果的树又老又丑，好像一出生就有满肚子传奇。

词里说满枕梨花香，满地梨花香，又说海棠红瘦，梨花香淡，似嫌春晚。其实，梨花并不香，真正香的是兰花是桂花。少年时候在山里游荡，沟壑石凹一茎春兰香飘几丈，引得人觅香而去。老家庭前有棵丹桂，秋天花开了，香满小院，过路客忍不住深吸几口气。偶尔起风天，桂花香晃晃悠悠过了山冈过了小河，远远就能闻到一丝半缕的幽香。

梨花落了，过几天，树上挂满了新生的梨，嫩嫩的，小小的，青青的，一颗一颗，一天天长成一个个大梨子。梨可以生吃、酿酒，还能熬成梨膏。冬天里伤风咳嗽，常常喝一点砀山梨膏，一口口饮下，暖暖的，很温润。

倘或下一点雪，我总会想起梨花。雪静静下着，窗外一片白，那是冬天的梨园啊。

黄山